

七七級

韩乃寅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七七級

韩乃寅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七级 / 韩乃寅著. —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12.6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869 - 6

I. ①七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4760 号

书 名：七七级

作 者：韩乃寅

责任编辑：刘 薇

封扉设计：万有文化

出版发行：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

邮 编：150010

电子信箱：bfwy@bfwy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：27.75

字 数：430 千

版 次：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317 - 2869 - 6

定 价：49.80 元

精品图书出版工程入选图书



上 卷



1

这北大荒的天气真是邪了,春节已过,按时令都已经是春天了,郝倩丽刚一开门,一股随她身后袭来的“大烟炮”过堂风“砰”的一声炮开了厨房的窗户,把郝倩丽和身后的儿子冬冬炮了个趔趄。她紧紧拉着冬冬的手,怎么也没站稳,娘俩一起栽了个跟头,冬冬随着后脑勺磕地的声音,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郑风华扎着围裙,正在屋里小地桌上摆放刚盛上的手擀面、炒土豆丝,听到哭声,急忙跑出去扶起冬冬,又去扶郝倩丽。郝倩丽坐在地上叹口气:“哎,这人要是不走运,东北风都来欺负你,看来是没希望了。”

“倩丽,”郑风华紧紧搂着冬冬蹲下说,“我说不让你去嘛,你偏偏要去。今天风这么大,邮差肯定是不来了。”

郝倩丽点点头,只是叹气。

郑风华松开冬冬去扶郝倩丽:“考不上就考不上呗,谁让我没那本事来着。以后,家里家外我多干点活儿,尽量少让你娘俩儿吃苦。快起来回屋吃饭吧!”他瞧着妻子和儿子这副样子,心里一阵内疚地说,“倩丽,我擀了你最喜欢吃的宽面条,炒的土豆丝,还按照你的口味多放了醋、葱花和荤油。”

“风华,你也别太难过。”郝倩丽叹口气,“咱们可能就这命儿,你让我坐一会儿,冷静冷静。”

“倩丽,”郑风华的话语和表情都闪露着对妻子的心疼,“我说不让你去,你偏要去。刚才广播里刚播了一条消息,说全国高校已经普遍开学,中榜的七七级大学生已经陆续入校,马上就要开学了,不会有我的通知书了。我和你说考得不错那只是感觉,没想到你的期望值太高了!”

郝倩丽心情平静了一些,叹口气说:“就是你不说,我也觉得你应该考上。”

“爸爸,”冬冬仰脸瞧着郑风华说,“我也劝妈妈不要去,可妈妈说她右眼皮跳得厉害,说是……”冬冬停一停,结巴一下补充说,“对了,左眼跳灾,右眼跳福,说是你考大学的通知书可能是到了。”

郑风华苦笑一下:“儿子,那是迷信。你想呀,咱们小兴安岭农场,北京、上海、杭州,还有哈尔滨,加上咱们兴城市,有六千多知青参加考试,大本,还包括大专和中专,总共才考上十多个人,就这么几个雨点怎么能落到你爸爸

头上呀！”

“我觉得有一个雨点也该落到你头上。你看，都说人家上海知青黄夫子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再说，咱邻居韩场长家的韩小冬是个一天说话不着边际的小屁孩儿，他们都考上了，哎……”郝倩丽叹口气，接着说，“论说这高考可是凭真本事的，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们那样的能考上，你考不上。论政治条件和场里给你写的鉴定，年年场里评劳模你是第一个，谁不说你是小兴安岭农场的第一支笔？又登报，又给领导写大报告，是大秀才，考文科你是手拿把掐的。”

她说着凄苦地斜了郑风华一眼，自己觉得这一发泄，心里的郁闷像是散失了一些，郑风华的脸色却一下子变得那么难看，自知是伤了他的自尊心，有些内疚的感觉，急忙挽回说：“风华，我忘了谁说过的，考试无常，你是不是落题了？叫我说明年再考！”

郑风华深吁口气，忽地站起来，满脸烧着火气：“黄夫子是黄夫子，韩小冬是韩小冬，我是我。倩丽，你变了！明年我也考不上，你如果非让我上大学，咱们就……”他说完一抽身回到屋里抱头喘起粗气来，可又觉得自己这些话有些过分，两眼干涩地瞧着郝倩丽那失望的样子，心里一阵难受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。

郝倩丽往小地桌旁一坐，拿起筷子，端起盛好的面条又放下：“风华，怪我不好，主要是我对你的期望值太高了。自从你参加完高考回来说考得如何如何好，我满脑子就没有一点点你考不上的念头，甚至都想象过，哪怕只招考一个人也是你的，我连以后的生活怎么安排都想了。”她瞧瞧冬冬接着说，“冬冬也该上学了……”

“倩丽，对不起！”郑风华把冬冬拉进怀里，似乎因为自己的无能，妻子和儿子变得那么可怜，“我听你的，明年要是还允许老三届参考的话我再考，今年参考也是太匆忙了，我抓紧这一年时间好好复习。”

“顺其自然吧，”郝倩丽吃了一口面条又放下，心神不定的样子，“场部不是要重用你吗？咱就在这里好好干，这里水质不好，我想把冬冬送回他爷爷奶奶那里念书……”

冬冬高兴地跳起来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你得陪我！”

郑风华刚要说什么，邮差李长富手里摇晃着一封信走了进来。“郑干事，你的挂号信，还有你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邮的录音通讯材料的挂号收据。”他说完放下走了。

要是往常,新闻写作是他的第一兴事,可现在,什么录音通讯不通讯的!他虽然倾注心血采写录制了这篇通讯,眼下却似乎没有听见,也没有记忆,早抛到脑后了。两人都忘记了和邮差打招呼,郝倩丽忽地站起来要去接信,却已被郑风华抢去“刺”地撕开了。他拿过信只扫了一眼便惊呼起来:“倩丽,考上了,考上了,镜泊湖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!”

他呼喊着把通知书递给郝倩丽,郝倩丽并没有去接信,倏地抱起冬冬在他腮上咬了一口,冲出去到了既是邻居又是场长的韩俊来家。“韩场长,韩婶儿,我家风华考上了,考上了……”

韩婶儿同时看了郝倩丽和冬冬一眼,迎上去把冬冬抱过来,轻轻抚摸一下还带有淡红色牙印的血痕,指责她说:“瞧你把冬冬咬的,高兴疯了!”

“范进中举兴奋得疯了,”韩俊来嗔笑一声,“倩丽姑娘,风华还没怎么样,你可别像范进似的!”

这话郝倩丽并没怎么听进去,她才发现冬冬被她咬破了腮,忙和韩婶儿一块儿给冬冬敷起药来,心疼地抱着冬冬直道歉。

韩婶儿见倩丽冷静了,半真半假地说:“倩丽姑娘,你还记得风华刚报名参加考试的时候我给你说的话不?”

郝倩丽一怔:“韩婶儿,什么话?”

“风华那么才华横溢,”韩婶儿瞧着倩丽玩笑般笑笑说,“你就不怕他考上大学以后高就了不要你了呀? 婶儿虽然说的是玩笑,可你也得埋着个心眼儿。这不,这话我都不愿意和别人说,那个北京知青王宝艺一接到入学通知书,就对小霞姑娘跟过去不一样了!”

“不能,”郝倩丽甜笑一声说,“不过,我家风华只要有那个想法,我准保给他让位!”

“别嘴硬!”韩婶儿说,“要有那时候,婶儿去帮你打抱不平!”

“我估计也不能。”韩俊来在一旁插话,“瞧你,怎么不惦念点好事儿,风华是那种人吗?”

“我倒盼着是好事儿。”韩婶儿急忙把话拉回来,“倩丽,只不过是这么说给你提个醒儿。喂,风华呢?”

冬冬手捂着贴上了白纱布的腮帮子说:“奶奶,你说我爸爸呀,我猜,他准是一个人在家里高兴呢。”

冬冬说得对,郑风华是在家里高兴呢。不,说高兴不够火候,是在乐,甚至乐得伤感起来。他瞧着那淡黄色糙纸制成的下沿印有“镜泊湖师范学院

斌”字的信封，瞧着盖有镜泊湖师范学院红印章的“入学通知书”，不禁激动地落下泪来。那泪珠扑簌簌地滴着，渐渐变成了贴在眼脸上、挂在睫毛上的一簇簇细碎的小小泪花儿。十年前的往事翻江倒海般在他心田里汹涌起来，拍击着他的心岸。那是一九六六年初夏的一天傍晚，放学后，他骑着自行车箭一样飞出校门，心里该有多么高兴。学校六六届三个高中毕业班只有他一个是“政治保送生”。他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，又是学习呱呱叫，闻名全校的“三好学生”。他要以最快的速度飞驰回家，把这消息告诉爸爸、妈妈，还要和他们商量，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“北京大学”！

那一幕，他清楚地记着：他骑自行车到了一个上坡铁路路口时，突然拦路杆放下了，一列运煤的火车呜呜地喘着粗气，喷着浓浓的白烟轰隆隆开了过来。他突然听见路旁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朗朗的声音：“下面播送国务院关于今年高考延期半年的通知……”火车过去了，他支起自行车坐在路旁一直听完，几乎傻了。

他回到家里，好不容易等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八点的《新闻联播》节目，将通知又重新听了一遍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延期半年，半年，不就是半年吗？半年后这‘政治保送’还算吗？这半年不就是182.5天嘛，就算是183天吧！”他找来了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的那个关于高考延期半年的通知，看了又看存放了起来。还做了一本183天的盼考日历挂在自己卧室的墙上，每天晚上睡前撕去一张。到了第183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，他坐在收音机旁静静地听着，整个新闻节目里丝毫没有一点点恢复高考的声音。184、185、186……365天过去了，仍然没有音讯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182.5天到底是多久？”看着报纸上那个关于高考延期半年的通知，他长叹一声：“原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也说假话……”

郑风华从木箱子里找出那张印有关于高考延期半年通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翻开日记本屈指算了算，写道：“这恢复高考的半年不是等于半年的182.5天，算到发出恢复高考通知的那天为止，是十年三个月还零八天，整整3748天。”他长叹一声看看报纸，又看了看墙上挂的两幅照片，一幅是和倩丽的订婚照，另一幅是一家三口在冬冬出生百日时照的纪念合影，心里隐约升腾起了一种莫名的感觉，他问自己：将要到来的还是十年前期盼的那种浪漫无际的大学生活吗？怎么有一种要去参加长期培训的感觉呢？于是，校园、妻子、孩子……一些杂七杂八、有关或无关的念头和画面搅拌在一起，在他脑海里无序地翻滚起来……

郝倩丽抱着冬冬要回家,刚迈门槛,小霞姑娘手里摇晃着一封信发疯似的闯了进来:“场长,场长,考上了!呀,倩丽姐也在这儿,倩丽姐,我也考上了,考上了!”

“啊?”郝倩丽吃惊地问,“我记着你也是报的镜泊湖师范学院?”

小霞姑娘喘着粗气说:“报是报了,可是,我不够本科分数线,大概是因为我在报考表上填了服从分配,就给我分到中专了,和风华哥差一个节气呢!”她深喘了几口气,心情就平静了,高兴地说:“这已经不容易了!我听场部文教科的唐科长说,像风华哥这样的‘老三届’已婚知青,带工资的本科录取线投档是305分,我们二十多岁这些‘新三届’的是240分,考取的本科生咱全场才三个。风华哥真了不起!”

“你也了不起!”韩俊来说,“六千多人考试,本科、专科加中专总共才十多个雨点,你头上也落了一个,知足吧。这回,和王宝艺都在一个市,可要互相善待。”

郝倩丽那样子,仍在兴奋之中,似乎比郑风华、小霞还激动。她紧紧拥抱着冬冬说:“宝艺考进了镜泊湖师范学院,什么大本、中专的,你俩总算在一个城市,你爸爸、妈妈也就不担心你们的事儿了,冬冬小姨也在镜泊湖师院,你们要互相关照点儿!”

“没问题!”小霞跟着郝倩丽进了她家,一眼看见了郑风华放在桌子上的人学通知书和《人民日报》。“我小叔是六五级大学本科毕业,相隔十二年才出现了续接不上连贯数字的七七级,这十二个空白应该怎么算呀……”

郑风华把两份入学通知书放在一起,充满激情地一拍说:“小霞,我知道你要说什么,不考试就入学的这十二个空白年掐头去尾,是整个十年‘文革’,正因为有了这些空白,七七级才是划时代的七七级,是值得骄傲的七七级!”

郝倩丽激动地重复着:“划时代的七七级,骄傲的七七级……”

“是啊!”郑风华语气凝重,神情骄傲地说,“我们是划时代的七七级,值得骄傲的七七级!”

小霞精神病爆发似的冲着窗外喊:“七七级,七七级……”

郑风华、郝倩丽跟随小霞狂喊起来:“七七级,七七级……”

三人冲着窗外喊,三人拥抱在一起喊,三人含着泪花在喊……

冬冬在一旁忍不住了:“你们疯了?”

三人又一起轮班抱着冬冬亲啃起来,不知过了多久,冬冬都要被亲呆了。还是郑风华先想起要吃饭,小霞要走,郑风华、郝倩丽说什么也不让,他

们一起吃了一顿已经泡烂了的面条,都觉得烂面条怎么这么好吃、这么香。

偏院的月亮光芒透过飘着落叶的老杨树,又穿过窗户玻璃洒在了郑风华和郝倩丽同枕不眠的花被子上,使这农家小屋增添了丝丝凉意。冬冬睡得那么熟,窗下的大公鸡已叫过三遍了,两人还在一个话题又一个话题地谈论着,商议着。

郝倩丽说:“因为这边水质不好,易生大骨节病,好在冬冬从出生起就把户口落到爷爷奶奶家了,那索性就让冬冬回市里报名上学。不过,那可要让冬冬的爷爷和奶奶受累了。”

郑风华说:“没问题,我来做两位老人的工作,他们本来就喜欢冬冬。”

郝倩丽紧紧抱住郑风华说:“太好了!冬冬安身之地的问题解决了,我一个人就好办了。倘若办不成商调,就办假病退返城,连病退也办不成的话,你这本科不就是四年嘛,我就不信,组织上让咱考学,就能瞧着咱们老是两地生活……”

两人越说,新生活、新希望的烈火就在胸膛里燃烧得越烈。郝倩丽坐起来说:“风华,冬冬的小姨美丽就在镜泊湖师范学院。你初到那里,总算有个熟人。我给她写信说过,你报考她的学院了。”

郑风华问:“她是不是还当辅导员?”

郝倩丽说:“那是去年春节回家听说的,她也没念几天书,就被推荐去那里当了工农兵大学生,能干个啥?”

郑风华说:“你可别这么说,美丽聪明着呢。”

郝倩丽说:“她那个人心高气盛,因为我有了你,她才比着较劲儿,几次听她说就是找不到比你强的,也得差不离儿。看来看去,也不知看了多少小伙子,谁也看不中。去上大学还是我妈妈的主意。说是这样,不管怎么的,也算是个大学生,找像样的对象也算有了点儿资本。”

郑风华也坐了起来,笑笑说:“嘿,还和我比,我是什么呀,这你知道,因为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,一直入不了党,也提不了干。你看那些一列火车来的同学,当副场长的,当支部书记的。我倒好……”

郝倩丽止住郑风华的话说:“冬冬小姨比照你,主要是你的才气,她注重这个。”

冬冬翻了个身,睁了下眼又睡着了。郑风华看看手表,又一看窗外已经露出了山头的太阳,急忙说:“倩丽,快别说了,韩场长说我本来就晚报到,人家都开学了,今天早饭后场里就出车把我送到火车站,车票都给我买好了,

快起来吧。”

郝倩丽说：“可不是，光说话了，快起来准备准备吧。”

两人整整一宿没合眼，却谁也没有一点儿倦意。

2

镜泊湖师范学院位于老爷岭南麓的镜泊湖北侧的一片乡野之中，这片地域人们俗称大荒地，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“面向农村办学”的口号下建起的一所培养中小学教师的综合性师范院校。牡丹江市通往图们的铁路从这里斜穿而过，在东京城火车站下车，还有十多里的路程。

太阳落山了。

郑风华在东京城火车站下车后，急忙去货物处领了行李。走出站区一问，方知学院每天都有一班往返这里的大客车，可惜因取行李已经过点了，他只好扛着行李朝师院走去。一出镇子，茫茫夜色下，他发现在沙石路伸展去的山脚下有一片闪闪的灯光。他猜想那一片闪闪的灯光大概就是久盼的学府了。来时他看过地图，远处那黑黝黝一片，大概就是托起高山堰塞湖——镜泊湖的山峦。

他累了。扛着那么沉的行李走这么远的路，确实累了。他站在路边抖下肩上的行李喘口粗气，心里嘀咕，怎么把大学办在这么个地方？瞧着前面的景色，那收到入学通知书的激情里涌入了几分淡淡的荒凉，这里跟他从十年前就梦想的高等学府简直差得太远太远了。在那片灯光里，仿佛挺立着电影《决裂》里的主人公，他正伸着巴掌，露着有厚茧的大手在发出着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战的豪壮声音：“这就是文凭——”

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，学院十个系的入学教育已经全部结束，进入了正常的教学生活。夜幕笼罩下的校园里有跑步的，有三三两两散步谈心的，还有拿着手电忽而照一下课本，忽而吟背英语单词的。最亮丽的风景是四座教学楼每个窗口的灯都亮着，那是学生们在上晚自习。这一切，又像一股股清风拂面，使郑风华的心激荡起来……

郑风华按着大院门口传达室老头的指点，扛着行李朝校园东北角砖瓦结构的平房——中文七七级三班第一男生宿舍走去。

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宿舍里传来了带着浓浓的上海口音的嘲弄声：

“……什么写作老师,别说传授写作技巧了,就照本宣科还错字连篇,‘颇大’的‘颇’字硬念成‘皮’字。明天上午又是她的课,我不去了……”这声音还没落地就又传来了阴阳怪气的声音:“你的明白?我可知道咱们这位写作课老师,就是因为长得一副漂亮脸蛋儿,讨领导喜欢,才被推荐上的大学。初中?初中?对了,六年级毕业,初中刚念一年就是文化大革命,在这里毕业留了校,肚子里能有多少墨水?她可是我的老乡,你们给点儿面子,悠着点儿呀……”

郑风华听准是韩小冬的声音,敲一下门,没等回音就推开门进了宿舍。韩小冬估计郑风华是听见刚才那些话了,瞪一眼黄夫子,忽地跳下床上铺,十分亲热地和他寒暄着,接过他肩上的行李,举起来扔到了靠窗的那个床上铺上写着郑风华名字的空铺上。

“郑兄,”韩小冬捶一下郑风华的右肩头说,“一听说你也考上分配到了这里,可把我乐懵了!”他接着向全寝的同学介绍:“同学们,这就是我和你们说的我们农场赫赫有名的郑大笔杆子!”

韩小冬制止大家鼓掌:“行了,行了,意思意思就得了!”他指着自已下铺的一个典型的上海知青对郑风华说:“郑兄,我给你挨个介绍一下同寝的学友,这位叫黄夫子,咱们的古典文学课代表……”黄夫子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,怎么也没制止住。韩小冬把他拨拉一边接着说:“黄夫子老爹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。咱黄夫子传承其父基因,从下乡插队就没忘研究古典文学,能倒背屈原的《离骚》……”

黄夫子确有人们传统印象里的夫子长相,年纪轻轻,脑顶前半部分已经头发稀疏,言谈举止略有些拘泥。韩小冬接着介绍说:“这位叫张生江,来前是大庆市第一高中的教导处主任。”

这时,中文系七七级班辅导员刘福林走进来直问郑风华:“你是郑风华同学吧?我是咱们七七级的辅导员,叫刘福林。”

郑风华忙去握手:“刘老师,您好!”

“让你耽误了来校报到和上课的时间都是我的责任,”刘福林带有歉意地像讲故事一样叙说起来,“我在双城参加了新生录取工作,你的档案一投出来,我拆开一看,不但高分拔尖,又是特长生。我打开特长生成果袋才发现,你在农场当新闻干事的十年期间在全国各大小报刊、电台发表新闻和各种稿件一千四百三十多篇,最棒的是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的那篇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《壮丽的青春献给党》。本来我只是想翻一翻,却禁不住一气读完了,让我掉了三次眼泪……你写的人物事迹很感人,文笔也好。”

郑风华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“我回学院后把你的档案专门拿给了院党委书记刘吉祥，”刘福林继续讲述着，“刘书记一个劲儿称赞你是难得的高才生，要把档案留下好好看看。你猜怎么着？等各系把录取档案都送到学院办公室发入学通知书时，你的档案压在刘书记那里了。后来，我向学生处推荐学生会干部，学生处说报到的学生中没你这么个人。我急忙去找刘书记拿回档案，让院办公室给你发了入学通知书。估计你过几天能到，准备打电话联系给你接站呢……”他讲着讲着，自嘲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们伟大的辅导员刘福林老师，”韩小冬脸一仰说，“也就是我们大荒地学院能干出这种事来！”

刘福林很不高兴：“韩小冬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们伟大的辅导员刘福林老师，没什么意思呀。”韩小冬连看都不看刘福林一眼，拽着郑风华就往外走，“郑兄，走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两人一出走廊，郑风华埋怨韩小冬：“这是大学，人家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你怎么还像在农场那样呢？”

“我韩小冬原来是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。我们这所大学呀，像刘老师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教职工占三分之二还多，满脸是阶级斗争颜色，张口说话都是阶级斗争火药味儿，像管小学生那样管我们，真没辙了！”韩小冬把郑风华拉到操场的篮球架底下坐下一转话题说，“不扯这个，喂，郑兄，你扛着行李进门的时候黄夫子说的那些话你可能听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”

“没什么，”郑风华说，“你这个人心直口快，说话有肝没肺的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，你不就是说我小姨子吗！”

“没错，我和黄夫子说的那个总出错的写作课老师就是你的小姨子，”韩小冬煞有介事地说，“才上没几堂课，咱中文系七七级三个班的同学对她意见大了去了！”

“郝美丽不是当辅导员吗，”郑风华有些奇怪，“怎么当上写作课老师了呢？”

“没错！是当上了，就是郝美丽。你想，我还能搞错吗？”韩小冬搂着郑风华的脖子说，“前年她到农场去，你还给我介绍了呢。”

郑风华也觉得是个问题，一下子想了很多，话语还是很轻松：“她是她，我是我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那是年代造成的，现在形势变化了，赶鸭子上架，肯定有问题。”

“郑兄,到底是姐夫和小姨子,会为郝美丽着想。”韩小冬乍见面就这样称呼他,后面的话又有点儿刺耳,郑风华觉得心里老别扭,可又不想说他什么,只好截住他的话题说:“你别兄呀弟呀的,那是在咱们农场,那是社会,这里是学校,是最高学府……”

韩小冬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:“好,那我就叫郑风华同学,你还以为是孔夫子年代,是‘文革’前呢?那么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的。我们没来前纯粹也就是个中学不中学,大学不大学的水平,说是大学呢,还有那么几个‘文革’前的老教师。可是,我们这一来呢,汤换了,药没全换,是老学府不学府,工农兵阵地不阵地,就这么一个二尾巴学校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呀?”郑风华心里隐约觉得他说的有对的成分,更有不确切的地方,“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的!”

“你怎么不相信呢!”韩小冬激愤地站了起来,“我调查了,这是一所极特殊的大学,也是极‘左’路线的产物。当年国家批准在这个地区建一所师范院校,筹备建校的那个姓张的院长亲自选的这个点。没有几年,别看是什么面向县城、乡镇定向招生、计划招生,这所学校几乎办不下去了,省教育厅提出搬迁,把市北山宾馆改造一下当校舍,可那个张院长就是不同意。”

郑风华也站了起来:“是这样?”

“刚才,我正要给你说说,伟大的辅导员刘老师进来了。”韩小冬见郑风华受了他的感染,一下子更来情绪了,“单说我们宿舍那几个吧,那个王宝艺是北京老高二下乡的,宝泉岭农垦中学的大校长,是咱们的班长兼党支部书记;许少祖是上海老高三到爱辉的插队知青,还是金训华的同学,来前是黑河市文教科科长;那个抽旱烟的张生江,也是老高三,我介绍过了,王铁人的徒弟;李开瑞是上海人,老高一下乡到兵团的知青,入学前是山河农场的高中语文教员……”

“噢,人才济济呀。”郑风华很惊奇,“这一恢复高考,把有才学的都集中到这儿了,一代骄子大集合呀。”

韩小冬似乎更有了话说:“从‘文革’开始到现在,老三届、新三届、新新三届,三个三届共九届,能在七七级榜上有名的何止是百里挑一、千里挑一呀。”他挥着拳头说,“就你小姨子他们那样的能教得了我们吗?再说还不虚心。”

“喂,”郑风华想起了韩小冬刚才的话,“你说,我小姨子怎么不虚心了?你也不是外人,可以直接告诉她嘛,劝劝她好改进。”

“劝啥劝，她让我劝吗？连看我都是用眼皮夹呢，在她眼里我可能就是个小屁孩。嘿，顶上牛了！”韩小冬有声有色起来，“我们七七级这些下过乡的‘爷儿’只要有理怕谁呀，有的也是当年响当当的造反派呢，憋了十年的火气没地方发。我今晚找你出来就是先给你下下毛毛雨，弄不好，一边是同学，一边是小姨子，只怕你不好做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要向着你小姨子呢，她没理；你要向着同学们呢，得罪的不只是你小姨子，主要是你老婆，我那个厉害精嫂子——郝倩丽！”

“没那么严重吧。”郑风华拍拍韩小冬的肩膀，“这不用你操心，我上车的时候，你爸爸、妈妈还让我多帮助你呢，我说小冬倒没别的问题让人操心，就是太刚愎自用，经常搞些玩世不恭的玩意儿。理解还行，要是不理解，像怎么回事儿似的。”

韩小冬不愿意听这话：“什么刚愎自用，那叫自信！连自信都没有的人怎么会有作为？还什么玩世不恭，它世道不恭我没办法，还不兴玩玩呀……”

“行了，”郑风华拉一把韩小冬说，“我有些累了，回去休息吧，还要铺行李呢！”

韩小冬说：“对了，你的教材我都给你买了，放在班级你的课桌里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郑风华说，“嗨，不是我帮助你，倒是你帮助我了。”

两人边说边朝宿舍走去，当他俩轻轻推门进宿舍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已睡熟了。郑风华发现，他的行李也早有人给铺好了。



谁说这里没有高等学府的味儿呢？郑风华早晨一起来洗漱完走出宿舍，就深深感受到了新鲜的气味儿，操场上晨练跑步的，一条条小路旁、校园树林里晨读的，都让他受到了激励和鼓舞，增加了心劲儿。

这里的學生大食堂倒是情景别致，由于容量小，学生多，餐桌不够用，有的学生只能打饭到宿舍里去吃。韩小冬既然叫他郑兄，就很有个老弟的样儿，从早晨起来，每一个要做的生活细节他都在郑风华前头起示范作用，这就使他生而不生了。当走到卖饭口，韩小冬递上饭票、菜票，喊了一声：“一